

兵团儿女

杨眉 著



兵团儿女

杨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兵团儿女 / 杨眉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3

ISBN 978-7-80755-588-9

I. 兵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5628 号

兵团儿女

作 者: 杨 眉

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李黎明

特约编辑: 古 雪

封面设计: 朱赢椿 未 氓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635 毫米×965 毫米 1/16

字 数: 270 千字

印 张: 20.5

版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588-9

定 价: 28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 18 章	忙碌的师部大院 / 061	
第 19 章	我心中只有你 / 065	
第 20 章	师长的窃喜 / 069	
第 21 章	情漫河湾 / 072	
第 22 章	邪火乍起 / 077	
第 23 章	怎么也没有想到 / 081	
第 24 章	谢冬吞咽着自己的泪水 / 086	
第 25 章	欲火中烧 / 090	
第 26 章	麦子熟了 / 095	
第 27 章	贴心的挂念 / 100	
第 28 章	没有来由的洪水 / 105	
第 29 章	人心各揣一面鼓 / 108	章 1 第
第 30 章	高处不胜寒 / 111	章 2 第
第 31 章	窗后有双眼 / 115	章 3 第
第 32 章	心里本没有奢望 / 119	章 4 第
第 33 章	难道这是最后的爱? / 122	章 5 第
第 34 章	肩上一座山 / 127	章 6 第
第 35 章	女人未必是弱者 / 130	章 7 第
第 36 章	泡在泪水中的新娘 / 133	章 8 第
第 37 章	蓝天上一朵悠悠的云 / 135	章 9 第
第 38 章	田野上掠过清新的风 / 138	章 10 第
第 39 章	“假小子”贾秀芝 / 143	章 11 第
第 40 章	缠绵深情 / 147	章 12 第
第 41 章	冬天里的春天 / 151	章 13 第
第 42 章	激战前夜 / 155	章 14 第
第 43 章	三千会后 / 160	章 15 第
第 44 章	心底的印记不会磨灭 / 165	章 16 第
第 45 章	严冬,还远远没有过去 / 168	章 17 第

- 第 46 章 冬天里的春天 / 171
- 第 47 章 种瓜才有瓜,种豆才有豆 / 175
- 第 48 章 人心啊,人心 / 179
- 第 49 章 逝去的往事,抹不掉的记忆 / 182
- 第 50 章 雨中的背影 / 185
- 第 51 章 计划赶不上变化 / 193
- 第 52 章 谁懂这片心 / 195
- 第 53 章 进度问题 / 198
- 第 54 章 不眠的夜晚 / 202
- 第 55 章 怎么也没有想到 / 206
- 第 56 章 八家户的笑声 / 210
- 第 57 章 两头拴不到一个槽头的驴 / 213
- 第 58 章 女人之间的秘密还能成为秘密吗? / 217
- 第 59 章 军垦后代,兵团的儿子 / 222
- 第 60 章 王建疆的故事从此开始 / 225
- 第 61 章 园林队的傍晚 / 229
- 第 62 章 树欲静,风不止 / 234
- 第 63 章 三连的好日子 / 237
- 第 64 章 三连的好风景 / 244
- 第 65 章 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/ 250
- 第 66 章 天机泄露 / 254
- 第 67 章 无奈 / 257
- 第 68 章 正是秋风凉爽时 / 262
- 第 69 章 午后的太阳还是那么毒 / 267
- 第 70 章 有白吃干饭的吗? / 270
- 第 71 章 月缺了,还会圆 / 273
- 第 72 章 人生的拐点 / 280
- 第 73 章 纸中的火 / 283

第 74 章	又一个早晨 / 287	章 88 第
第 75 章	暴风雨前夕 / 292	章 89 第
第 76 章	在野麻地加油站 / 296	章 90 第
第 77 章	大火之后 / 302	章 91 第
第 78 章	黄沙满天 / 305	章 92 第
第 79 章	寻找绿洲 / 312	章 93 第
补 记 / 319		章 94 第
		章 95 第
		章 96 第
		章 97 第
		章 98 第
		章 99 第
		章 100 第
		章 101 第
		章 102 第
		章 103 第
		章 104 第
		章 105 第
		章 106 第
		章 107 第
		章 108 第
		章 109 第
		章 110 第
		章 111 第
		章 112 第
		章 113 第
		章 114 第
		章 115 第
		章 116 第
		章 117 第
		章 118 第
		章 119 第
		章 120 第
		章 121 第
		章 122 第
		章 123 第
		章 124 第
		章 125 第
		章 126 第
		章 127 第
		章 128 第
		章 129 第
		章 130 第
		章 131 第
		章 132 第
		章 133 第
		章 134 第
		章 135 第
		章 136 第
		章 137 第
		章 138 第
		章 139 第
		章 140 第
		章 141 第
		章 142 第
		章 143 第
		章 144 第
		章 145 第
		章 146 第
		章 147 第
		章 148 第
		章 149 第
		章 150 第
		章 151 第
		章 152 第
		章 153 第
		章 154 第
		章 155 第
		章 156 第
		章 157 第
		章 158 第
		章 159 第
		章 160 第
		章 161 第
		章 162 第
		章 163 第
		章 164 第
		章 165 第
		章 166 第
		章 167 第
		章 168 第
		章 169 第
		章 170 第
		章 171 第
		章 172 第
		章 173 第
		章 174 第
		章 175 第
		章 176 第
		章 177 第
		章 178 第
		章 179 第
		章 180 第
		章 181 第
		章 182 第
		章 183 第
		章 184 第
		章 185 第
		章 186 第
		章 187 第
		章 188 第
		章 189 第
		章 190 第
		章 191 第
		章 192 第
		章 193 第
		章 194 第
		章 195 第
		章 196 第
		章 197 第
		章 198 第
		章 199 第
		章 200 第

。但金驼湾那搭，有个屁叫谢冬。

这人劳道，厉害。模样儿，真是

帅的可以。

那时候，生产建设兵团，还属于野战部队建制。谢冬他斜挎着一

支驳壳枪，

身后跟着一条藏獒大猎犬，在营地挺着慷梆子走来走去。

人们说他显摆，显摆他的英俊魁梧，显摆他的骑士气度。他一阵阵儿

眉目放光，微笑着跟你喧嚷。还不时地用一块白大布，将他的高腰牛

皮马靴，擦得贼亮。拽。那个年月，有谁穿的坎肩儿是羊羔子皮的？喊！

可谢冬就穿着羊羔皮坎肩，并且还是他的哈萨克妈妈亲手缝制的。

他拽得很哪。拽得叫人眼馋，拽得叫人嫉妒。

这个谢冬，别看他年轻，确实有两把刷子。在军区的比武大会上，

得过全能第一。射击是神枪手，骑马草上飞。

一个汉族小伙子，懂哈萨克语言文字，讲流利的维吾尔语，这得

白即不惹

金驼湾垦区那搭，有个屁叫谢冬。这人劳道，厉害。模样儿，真是

帅的可以。

那时候，生产建设兵团，还属于野战部队建制。谢冬他斜挎着一

支驳壳枪，身后跟着一条藏獒大猎犬，在营地挺着慷梆子走来走去。

人们说他显摆，显摆他的英俊魁梧，显摆他的骑士气度。他一阵阵儿

眉目放光，微笑着跟你喧嚷。还不时地用一块白大布，将他的高腰牛

皮马靴，擦得贼亮。拽。那个年月，有谁穿的坎肩儿是羊羔子皮的？喊！

可谢冬就穿着羊羔皮坎肩，并且还是他的哈萨克妈妈亲手缝制的。

他拽得很哪。拽得叫人眼馋，拽得叫人嫉妒。

这个谢冬，别看他年轻，确实有两把刷子。在军区的比武大会上，

得过全能第一。射击是神枪手，骑马草上飞。

一个汉族小伙子，懂哈萨克语言文字，讲流利的维吾尔语，这得

力于他的传奇经历。

晚会上,他弹奏冬不拉,曲名是《喂呀,黑走马》。

节日里,盘腿坐在花毡上,一场木卡姆套曲唱到天亮。

哦,谢冬,能啊。愣球得不能行哩。在哪搭他都能显示出来磁铁般的魅力。

可他却有一个与本人容貌极不相称的名字:谢狗子。这让后来的兵团“老帮子”们,很热闹了一些日子。

谢冬这个尻啊,曾经绕哈(下)三个丫头子。三个。她们个个花容月貌,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那号,让人心疼炸呐。可三个女子没有一个成为他的女人,好像桃花运这玩意儿,与他压根儿不搭沓似的。

知情者说他颇烦,颇烦零干了。没吃上羊肉,惹了一身骚。结果还是背上了黑锅:生活作风问题。

在兵团,谢冬十八岁当排长,官衔的帽上,却一直是“代理”。从代理排长干到代团长,不知是不是还要代理哈(下)去。他自个儿也整不明白。

整不明白,乌纱帽怎么总在脑袋上出溜。是不是自个儿缺乏运气?还是少了才气?

他倒也没觉得多么狐臊。倒是倾慕他的待嫁女子们,总拿凤眼儿剜他,彼此都很不自在的。哎咦!

“碎女子个个眼睛长在头顶上。”谢冬说,“勾子也撇到天上去。”

这话不知到底是不是谢冬说的:“啥嘛,要搭你不搭你的?德性。这年头,谁去巴结谁啊。噫!”

谢冬的工作,有一则“年度关怀”,都是有关女兵们的。听来还是有模有样——

他冬天查访姑娘们有没有柴烧,火墙利不利,炉子旺不旺。春天询问女兵的地窝子是不是太潮,褥子和铺草要拿出来见见太阳。夏日叮嘱赶紧准备驱除蚊子的艾蒿,注意防火,关好气窗。秋季里又让人家不要吃得太饱,说大食堂油水足,营养好,妮子们得小心发胖……

烦人球子地。你说这屁咋这么染啦。

谢狗子——谢冬,按说也是有资本劳道。他年纪轻轻,却是一老功臣,且风华正茂。囊括了三等功、二等功、师标兵、市劳模等光荣称号;各种奖状、证书摞在一起可高枕无忧地睡大觉啦。他的事迹还登过师报、兵团报和区日报。

这就又多了一层评语:一贯居功自傲。这货,成了一个怪物咯。

哈屁,大怪物。不知道其中有什么说道。

拿谢冬来说,换个人,此种掐脖子就不一定会碰到。

话又说回来,他身上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。

可在不同的时候,就会折腾出不同的路数。

跟头绊子的,前边是一道道沟一道道坎儿。

蹉得过去,就能宏图大展,搅和出新的景致,新的板眼儿。那叫进步,那叫前途。有人会一头的跟下去,扑通,腿脚再打不过弯儿来,栽到那溜。放屁都会砸伤脚后跟,球。那叫倒仓,又叫塌头。

一场折射人性千奇百怪的风暴即将来临。谢冬,你小子怎么价蹦跹,才能不入陷阱呢?

哼,他自己还不知道要肚子疼。

人呢,一生路长。真的是命运多舛,福祸同行。

那万千事态,是非曲直,又有谁来论定?

不管张三、李四和王二麻子,不同的性格会有不同的命运。

现实将不公带给芸芸众生,是与生俱来呢?还是命中注定?

说不白,道不明。谢冬的那档子事儿,得从根儿上编给你听。

第2章

逝去的岁月

谢木匠的婆姨，腆着大肚子，喊了三天三夜。才刮下一，男人从巴音嘎楞窜到秦岭的黄毛风，刮了三天三夜。这场风刮得邪乎，邪乎得像塬上饥饿的狼群。一阵阵声嘶力竭，不屈不挠，呼天抢地地驱散飞禽走兽。那些孤独的树木被拦腰折断，光秃着树干像断臂的老人。沙棘灌木被连根拔起，打滚似的蹿向远方。那些碱草，蒿草，早被刮得无影无踪。

谢家茆那吞嗒，栏里的猪，圈里的羊，被吹得七零八落。只有那条忠诚的狗——谢家的牧羊犬虎子没走，在村口的磨盘下，无精打采地趴着。

风稍稍小了些，虎子便纵身一跃，飞跑过村头塬边的山冈。

它蹿进屋来，摆摆头上的灰尘。

目光就端端地射在女主人身上。

虎子是一条母狗，当过姑娘，做过新娘。打从去年开始做母亲，产过五只狗崽，天天价汪汪着。它深知初做母亲的幸福与痛楚。

此时此刻它望着正在呻吟着的产妇，不停地转动着黄缎子一般光洁的脖子，眼中流出的是喜悦，还是忧愁？

凉飕飕的风忽忽悠悠停了，太阳被打磨得让人眩晕。

歇息的风，给产妇带来宁静和气力，当产妇再次一声哀号，婴儿便出生了，像是“扑哧”一声掉出来似的。小胖小子，整整九斤。

那剪断脐带时的哭声，哭得那个烈呀，哇哇——的。谁知道，小东西竟睁眼一瞥——像打飞眼儿！乖乖里格隆。

木囊的谢木匠被吓得一阵激灵。怪物，咳怪物。

把这娃扔掉算球子了，谢木匠像是在询问。揣着娃儿的婆姨并没有听清。充足的奶水，滋得木匠满头满脸白花花的，他伸出舌头舔了舔手背，又将嘴唇舔了舔。

他用手左一把，右一把地擦，直擦得奶香四溢，热气腾腾。

婴儿吮吸着属于他的一对硕奶，微闭着眼睛笑了。这一笑，就叫人好一阵子心疼哪。

三天后，木匠悄悄地趁婆姨熟睡之际，将婴儿用一块绒布裹了，走向山冈。他溜溜溜溜把婴儿放在草丛里，觉得不美；又将娃儿搁在石碾边，顿时生出些许凄惶。牧羊犬虎子悄没声息地尾随其身后，看着木匠把儿子最后放在了骆驼岭上。

木匠婆姨醒来，满炕地抓挠，不见儿子，便丢魂似的寻找。当确认自家汉子弃婴，便哭得死去活来，捶胸顿足，疯了似的。她用双手撕扯着狠心肠的男人，又用头把木匠的胸膛，撞得山响。

谢木匠说：“算了，不要号了，再生就是嘛，哭啊，号啊，也不顶球用，这阵儿不定被啥野物叼走啰！嗯？哭，还哭！都尿裤子了，老子让你再哭？！”

木匠婆姨已经上气不接下气，接生的马家婆婆闯进屋来，木匠婆姨已是欲哭无泪。

太阳滑到地平线上，掉进沙河子里去了。

也是凄凉凉的。那塬，那坡，那山，那水。

一时间，梁上出现了一条黑影。那黑影匆匆逼近，竟像一只蹿进庄户祸害牲畜的狼，从虎子常常进出的门洞进屋。哎嘿，是一条狗！嘴里叼着什么？

木匠细看，认出自家的牧羊犬——虎子，嘴里叼的正是包裹婴儿的绒布。

木匠婆姨喊道：“虎子虎子！”

虎子摇摇尾巴，将口中的物件放在炕头，原来是这家的新生儿。小家伙捏着拳头，还在美美地睡觉哪。

扔掉的孩子，被虎子又捡了回来，这孩子，就是狗子。爹妈给取的名字就叫谢狗子，意在感谢虎子的救命之恩，谢谢狗子啊。

打那以后，塬上出现了一片奇观。

这奇观出现在每个傍晚。狗子和虎子在一块儿玩耍，搂着，抱着，在沙滩上打闹。虎子欢快地又蹦又跳。狗子总被虎子一屁股掀倒在沙滩地脚，虎子总让狗子吓得飞跑。

末了，谢狗子便是一嘴的狗毛，虎子嘴里叼着谢狗子的小鸡鸡儿。

又过了三年，狗子已经是一个出色的放羊娃了。谢狗子会放羊时，脚下又添了个妹，瘦朵朵的姑娘。谢家的光景更难了，谢狗子还是疯来疯去地光屁股逛荡。

小妮子一岁时，谢木匠的婆姨才给取了个名儿，名字雅了许多，叫香香，芳名谢香香。香香，香香，真的很香。

西伯利亚的飓风说到就到，随后即涌来彻骨的寒流。这一年，谢家的牲畜全被饿死冻死，农田颗粒未收，谢木匠一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了。狗子自制了一支弹弓叉子，靶子练习得很有些准头，晚上便拎回来两只沙兔炖汤。

此前，他已经点燃红柳根，烤熟一只鸪拉鸡，吃得那才叫香呢。

又过了些年，狗子十岁了，长得比他爹还威猛。可在人比黄花瘦的灾年，咋折腾，球，还是个穷。

这天，他娘把羊皮囊里最后一滴水倒入儿子口中，用皮囊口润了自己干裂的嘴唇，饥呀，渴呀，便一头子倒在了骆驼刺丛。

秦岭的润雨不惹事米脂婆姨，那凌乱的发辫，像芨芨草似的；女子谢香香才更加可怜呢，在山茆茆根儿阴凉处卧在一簇胖姑娘草上，顿时被沙尘埋得快看不到人影了。

牧羊犬虎子从远处跑回来，一路跑来，嘴里叼着远行者叮咚的驼铃。

为首的骆驼客是一个尕小伙，人们叫他骆驼刘；虎子一路引着骆驼刘，谢木匠一家这才得救。骆驼客中有人吹羌笛，羌笛问杨柳：春风何时渡？

谢木匠对骆驼刘说：“好人行行善吧，把我这、这俩娃儿带走，带出去放生，给条活路啊。”说完一步一叩头，颤巍巍地，挽着婆姨踏上行乞要饭的路。

谢木匠打发一双儿女跟这个骆驼队走了，便和婆姨倒在黄沙梁根儿，再没有气力迈步。风又一阵阵刮过，那远行的驼铃声，便消失在沙海深处。

在沙谷地里这对丢下孩子的夫妇，渐渐被骤起的沙尘暴埋没。

风，呼呼的。驼队朝南边方向奔去，却带不走塬上辈辈疾苦。

鼓，敲出一串炸雷般的马蹄声。主人勤俭、诚挚、练达，充满着智能和祥和。客厅的侧墙上，悬挂着冬不拉琴，琴身泛着金黄色的光泽。这一家的每一个男人，无不琴艺高超，能歌善舞。

面对雪后的旷野，心中也不免空乏，将方块糖丢进白瓷碗，溅香一壶奶茶。室内的火炉烧得通红，火苗呼呼欢叫，文火煮着新鲜的羊肉，翻腾着一圈一圈的油花。

哈尼肯的妻子谷丽娜尔姗姗走来，将一碗洋葱末和青盐倒进锅里。室内便弥漫着扑鼻的香气，撩开天窗，朝空中飞去。

小儿子阿勒汗有九岁了，这会儿正在门口摆弄那支长筒猎枪。他浓眉大眼，长腿粗臂，酷似他的父亲。

老大是骑兵团的一名营长，在远处的边境，有些日子没回来了。老二叫黑里亚地，去金驼湾围猎，还要顺商道建一个油库，似乎还是有些眼光。

女主人腹部微微隆起，明年春天，又要添一个小马驹儿？有人说，顶好是添一个花儿一样的百灵。

阿勒汗在外面喊：“达当（爸爸），老榆树下有人。”达当问：“你咋知道？”

儿子说：“我用猎枪瞄来着，很近。”

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，踉踉跄跄地一头栽在雪里。

守门犬阿里蹿了出去，狂吠个不停。哈尼肯父子忙将少年扶起，只见他面如菜色，十分虚弱，只有微弱的呼吸。哈尼肯搂着少年，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”

阿勒汗急着喊道：“说话说话，喂，你死了吗？”

父亲很着急，“巴郎（娃娃），你的达当（爸爸）阿郎（妈妈）在哪儿？是我们芳草湖的人吗？”

少年无语。

“走，背回家去，看来是饿的。”

“先给他喝点奶子。”

谷丽娜尔将烫好的牛奶端上来，哈尼肯用木勺喂着，少年慢慢将

新鲜的奶汁咽进嘴里。

“嗯，好了好了，醒过来了……巴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谷丽娜尔笑眯眯地问。

少年讷讷地说：“我叫狗子，我的名字叫谢狗子。”

哈尼肯摇头说：“喂噫，这个名字不好！狗子嘛，模样儿俊着哩，衣服得洗洗。先吃点东西。”

谢狗子说：“爹妈都饿死了，妹妹也丢了，我是跟骆驼队从星星峡过来的。”

哈尼肯望了妻子一眼，说：“那，就在我们家吧？我可有四个儿子呢。愿不愿意啊？”

谢狗子扑通一声，跪在这一对哈萨克夫妇面前，双手作揖。

他俩把狗子扶了起来，说：“哎，孩子，哈萨克人不兴这个，以后，感恩嘛，要学会弯腰抚胸地致敬。”

谷丽娜尔说：“给我们做儿子，一个羊是放，一群羊也一样放嘛。哎，老头子，狗子的名字改一下，行吗不行？！”

哈尼肯捋了一下胡须，说：“嗯，谢狗子这名儿太狐烧，土，土得掉渣。嗯，得改改，也不要改动太大。冬天，你是在冬天里，胡大赐给我的宝贝儿子，就叫谢冬吧，谢谢冬天！哎怎么样？狗子？”

谢冬笑了，立刻含笑弯腰抚胸。

哈尼肯说：“多聪明的孩子啊！”

“多聪明的孩子啊！”

“多聪明的孩子啊！”

“多聪明的孩子啊！”

“多聪明的孩子啊！”

“多聪明的孩子啊！”